

《管子》中的宇宙論思想¹

郭梨華

輔仁大學哲學系

摘要：《管子》關於宇宙思想的論述，大致可有幾種表述方式，一為道氣的宇宙觀，一為萬物流於形的變化思維，一為陰陽四時五行的宇宙圖式。這三種表述方式不同，也說明了其所論述層次不同，道氣論是關於萬物根源與變化之總體的宇宙論；陰陽四時的圖式是天地四時，或說時空的圖式，是萬物生存所依憑的時空運行法則；至於水氣的論述，則是在萬物有形的層面所論述的宇宙思維，是以萬物為一小宇宙而言。三者統合在道氣論。因此，或可謂《管子》的宇宙論，以寬泛義而言，是「氣」的宇宙論思想。

關鍵詞：管子、宇宙論、陰陽五行、氣、水

一、前言

「宇宙論」，若依張岱年所用名詞即「大化論」，所涉包含宇宙的生成歷程、變化與規律等的研究²，一般宇宙論論述，都只著眼與宇宙根源、宇宙生成，但對於宇宙生成中細節如何展開、「物之形」如何可能？以及宇宙時空之於「物」的聯繫又是如何？這些都很少展開論述，

¹ 本文曾發表於「多維視野下的早期中國宇宙論國際研討會」，由香港理工大學·北京人民大學哲學院·美國佛羅里達大學（University of Florida）·特拉維夫大學（Tel Aviv University）聯合舉辦，地點：香港理工大學孔子學院，時間：2019.8.2-8.5。本文乃會後之增補修改文。同時感謝匿名審查意見，有些已在註解中修訂。

² 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台北：藍燈出版社，1992年，頁155。

或者說對於宇宙時空之於「物」的聯繫，大致著眼於陰陽五行圖式，而對於「物」的聯繫，則因為其經驗性而很少被主流哲學關注。本文基於此，重新審視《管子》宇宙論，擬重新以不同視域論述陰陽五行圖式與「物」的聯繫，即所謂關聯宇宙論與「物」的聯繫予以闡述，是以所關注主要乃延續《老子》第 51 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勢)成之」的脈絡而開展。

以《管子》而言，除了涉及宇宙根源外，更多的是有關物之「形」如何可能的根源論述？以及有關物在「勢」中，以如何的樣態呈現自身？這一「勢」的論述，主要即是時空論與陰陽變化圖式等的論述。在早年辨偽學盛行期，以及結合秦火焚書坑儒，至漢初獻書之舉，確實有幾部經典如《禮記》、《大戴禮記》等的成書，以致認為漢代始有宇宙論思維，直至 1998 年荊門郭店簡楚墓竹簡出版，才確認至少早在公元前 300 年，戰國中晚期已有宇宙論思想的出現，《大一生水》即是宇宙論思想的明證，而以此溯源於《老子》，可知《老子》中「道生一」等思維即是宇宙論式的說明。因此，我們追溯宇宙論思想確實可溯源至先秦，而其時空觀的建構更因著考古發現，可追溯至更古老的年代，考古天文的發現與論述，都說明了中國在更古老的年代，甚至公元前 4600 年以前的濮陽西水坡已展現一種時空觀。

《管子》一書，學者大抵認為是黃老道家流派，這一流派，是承襲自《老子》而有道氣思想，大抵為稷下學者的論述集結，因此也雜合大同小異的思想於其中，而非一人之著述，也非一時之著述的集結，而最終以推尊管仲，以《管子》為名，成為先秦齊學代表著作之一。

《管子》關於宇宙思想的論述，大致可有幾種表述方式，一為道氣的宇宙觀，一為萬物流於形的變化思維，一為陰陽四時五行的宇宙圖式。這三種表述方式不同，也說明了其所論述層次不同，道氣論是關於萬物根源與變化之總體的宇宙論；陰陽四時的圖式是天地四時，或說時空的圖式，是萬物生存所依憑的時空運行法則，及其與「物」的聯繫；至於水氣的論述則是在萬物有形的層面所論述的宇宙思維，是以萬物之有「形」的探究。三者統合在道氣論，或者說共同以「氣」成為連貫性思維建構的完整宇宙論體系。茲就《管子》一書中的宇宙思想，分就三層次論述，即道氣論思維的宇宙觀、萬物流於形的變化思維、

陰陽四時五行的宇宙圖式等三層次論述之。這一整體性論述，僅表明《管子》一書之為集結，各有不同側重點，也不排除是不同學術流派影響下的論述。因此，即使有融貫之可能，也非一人一時之作的融貫。縱向聯繫而言，可稱之為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宇宙論表述方式；若以橫向關聯而言，三者共同構作了完整宇宙論體系，既有宇宙終極根源之論述，又有具象化思維中關於「物形」之根源的論述，更且在宇宙時空圖式中，有關於「物」在「勢」中的存在可能，這一「勢」的論述是攸關客觀時空、天地土壤氣候等因素，說明「具體物種」之存在的可能。嚴格言之，物之「形」與物之「勢」的論述，是表述了宇宙大化中，物形、物種如何變化，如何在「勢」中呈現，是攸關物之「化」的論述。

二、道氣思維的宇宙觀

道氣論思想，可謂學者對《管子》重視的緣由，也是論述道家學術在戰國的發展時，不可忽視的流派之一，即所謂黃老學著作的代表之一。是以，此一道氣論思維，仍延續著《老子》之學所奠基的「道」根源論而來，道氣論題在《老子》中並未開展，但存在著萬物之成與「氣」的聯繫，似乎「氣」是「道」展現為萬物時所具有的物质性因素，所謂「道生一，一生二，……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老子》42章），其中既蘊含宇宙發生論思想，也包含了構成萬物生成的因子，至於宇宙萬物的運行，以「道」為終歸，以「反」、「復」、「歸根」為其運行法則，歸根屬「物」的層次，「復」則屬天地運行層次，「反」則總括天地萬物日月星辰的運行，同時也蘊含著人嚮往著「道」的「虛、損」等修持之道³。

《管子》中首先被歸類與黃老哲學相關的篇章有〈心術〉上下、

³ 這一由宇宙論的「反、復、歸根」，主要是藉由人之「觀」，以及由「知常」所得之「明」，轉換為修養上所得之道，此修持上的進展則是藉由「虛」與「損」而開展。此可從《老子》第16章、48章等把握到。再者，反、復、歸根皆展現一種「損」的方式，物在「損」中而歸根，此一「損」或在「知常明」中，窺見「虛」的出現，或在歸根中發現「虛」的存在，進而成為修養途徑。

〈白心〉、〈內業〉等四篇⁴，也有學者如胡家聰認為是推尊管子，為稷下管子學派集結之作，並以齊法家政治思想為全書之主導思想，但也不否認其中有家黃老學的篇章，如〈心術〉、〈白心〉、〈宙合〉、〈樞言〉、〈正〉、〈九守〉等⁵。因此我們論述《管子》的道氣論思想，主要是集中在這些相關的理論篇章。

對於宇宙天地的構成，《管子》仍襲用《老子》、《莊子》、《文子·道德》、《經法》等道家用語⁶，以「道」為天地萬物之始，是「虛無無形」的，「物得以生生」、「萬物皆以得」（此三句皆出自〈心術上〉）闡明了「道」既是萬物的始源，也是萬物得以「生」的依憑所在，《管子》中更以「或」的方式，闡明「道」的存在之無形與必要，它是生命的根源也是萬物之所以然的根本，〈白心〉：

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沈矣。夫天不墜，地不沈，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又況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鼙鼓之動也，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搖⁷之。夫或者何？若然者也，視則不見，聽則不聞。洒乎天下滿，不見其塞。集於顏色，知於肌膚。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薄乎其方也，韓乎其圓也，韓韓乎莫得其門。

又云：

道之大如天，其廣如地，其重如石，其輕如羽，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何道之近，而莫之與能服也？棄近而就遠，何以費

⁴ 《管子》中屬於黃老思想的篇章不只有這四篇，陳鼓應還加入〈樞言〉、〈形勢〉、〈宙合〉、〈水地〉。見氏所著，《管子四篇詮釋——稷下道家代表作》，台北：三民書局，2003年。

⁵ 胡家聰，《管子新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頁20-23。

⁶ 從《管子》〈心術〉等篇之用語，可以發現《管子》用了「真人」、「道之紀」、「天下始」、「當」、「小取焉……大取焉」等用語，皆與上述諸書相關。

⁷ 據王念孫所云而改，本作「搖」。參黎翔鳳撰，《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800注【四】。本文所用《管子》版本，以此為據。

力也？

這兩段皆闡述了「道」作為萬物存在的依憑。第一段之「或」，馮友蘭已指出「或」是一種形象的說法，是「若然」的方式，其所指在於那聽之不聞，視之不見的道的作用⁸，這一用語的使用，在先秦道家《老子》、《莊子》皆有所見，大抵是在論述萬物之根源時所用⁹。同時也是人文所依循之「道」，但對於人的感官知覺而言，都是一不被感官知覺到的存在者，是一抽象、無形但又充塞於周遭的實存者。第二段承續了這一思維，更強化了道之於人的狀態，闡述的「道」是指人所以生存之根源所在，同時也說明了該「道」，為人所知者寡，頗有儒家《中庸》「道不遠人」之意；但同樣地也表述「道」之廣袤，充斥於生存空間中¹⁰。

〈內業〉中則更進一步將「道」施展於萬物中之「氣」指出，說明「物」之「生」在於「氣」，既應合於《老子》之說，也與《莊子·知北游》所謂「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相關聯，甚至在更晚期之《荀子·王制》：「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可知「氣」作為萬物存在之質素，充滿於萬物中，是戰國時人的共同認知。〈內業〉中可謂繼《莊子》後或說同時代，強化了精氣¹¹充滿於宇宙萬物星辰中，所謂：

⁸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二），（台北：藍燈出版社，1991年），頁225-226。

⁹ 郭梨華，《出土文獻與先秦儒道哲學》，台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頁207。

¹⁰ 《管子·宙合》曾闡明天地包裹萬物，宙合包裹天地。說明道橐於天地，也所謂「大之無外，小之無內」之說。

¹¹ 「精氣」一詞，在《易·繫辭傳上》有「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在《管子》中則有5次辭例。在〈心術下〉與〈內業〉皆有「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之說，在〈水地〉則有「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之說，甚至〈侈靡〉：「天地精氣有五，不必為沮」等說，可見「精氣」在宇宙論中佔有重要性，但這一重要性主要仍在「道氣」宇宙思維下，就人之存在而言，乃陰陽之氣之精的結合，就天地萬物而言，則各屬物之精氣的展現，而呈現為該物類。「精氣」說在宇宙論仍屬於道氣論中的宇宙結構，另一個面向是〈內業〉中屬於人之趨向於「道」的修養層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下生五穀，上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此氣，杲乎如登於天，杳乎如入於淵，淖乎如在於海，卒乎如在於己。

李存山早已指出一切「物質現象和精神現象，都是精氣所生」¹²，〈內業〉此說建構了「精氣」為萬物流轉變化的主要質素，它充滿於「道」所展現的「域」中，「氣」是所有變化的原因性，所謂「一物能化謂之神……化不易氣」，即是說明了「物」之「化」在於「氣」。易言之，《管子》一如《莊子》，將道之於萬物的變化，指向了「氣」的因素，若以「物」的構成性因素而言，「道」顯然是所有天地、星辰、萬物存在的根源與依憑所在¹³，存在界當中的變化則是指向於「氣」的因素。「氣」本就流動、無形，其於「物」之「生」，是由「天出其精」而來，然「道」無生死，萬物有生死即在於「地出其形」使然¹⁴。

關於萬物的變化，〈樞言〉曾言：「凡萬物陰陽兩生而參視」¹⁵，這一論述大抵承襲自兩個傳統，一是源自《老子》關於「物之生」涉及陰陽二氣的論述，另一傳統則是關於「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之說¹⁶。在

次，論述「氣」之搏聚專一狀態。

¹² 李存山，〈〈內業〉等四篇的精氣思想探微〉，原載於《管子學刊》1989年第2期，今收錄於管子學刊編輯部編，《管子學刊論文精選 1987-2016》，2017年10月，頁106。

¹³ 《管子·樞言》：「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

¹⁴ 〈內業〉中「天出其精，地出其形」乃論「人之生」時所言，但後文有謂「合此以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實與《老子》所謂「萬物負陰而抱陽，充氣以為和」之說相承續。

¹⁵ 其中「視」，歷來注解有不同，如丁士涵認為「視」是誤字，吳汝倫則以「視與生對文，猶《老子》「長生久視也」。尹桐陽則直接據吳說將「視」解為「活」。黎翔鳳注曰：「萬物雖眾，其生也陰陽參合，獨陰毒陽不生也。由其參合而觀察之，非誤字。」此段說明蓋引自黎翔鳳注，《管子校注》（2004），頁247-248。

¹⁶ 《國語·鄭語》：「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於必弊者也。〈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春秋】左丘明著·【三國·吳】韋昭注·上海師範大學

此句的文意脈絡中，所強調的是先王對於「參」的注重與謹慎看待。脫離文本與先王的連結，可以發現〈樞言〉作者潛在地認同了「物之生」不脫離於陰陽，而其「生」在於「相參」所產生之「第三者」，即「所生之物」，此「物」誠如黎翔鳳所言，不是「獨陰獨陽」式地存在，而是陰陽兩氣「相融合」的「第三種存在」。於此或可見〈樞言〉作者潛在地闡釋了《老子》「負陰抱陽沖氣以為和」，以及所謂的「三生萬物」之說。

論述宇宙論，不可避免的是關於運動或說運行的法則，以及關於變化的論述。在《管子》道氣的宇宙思維與萬物的生發中，可以發現有關「道」的論述與萬物之生的論述中，基本上仍傳承自《老子》以來的思維，而在總體宇宙的運行變化中有所謂「道之紀」。〈心術上〉：

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潔其宮，開其門，去私毋言，神明若存。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強不能遍立，智不能盡謀。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故必知不言無為之事，然後知道之紀，殊形異執，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為天下始。

這一段論述中，在文本脈絡中主旨雖談「心」之術，以及有道之君的「靜因之道」，但其中包含有關天、地、物、道之紀的論述。因此我們可從中可理解〈心術上〉對於天地萬物的主張。在這一段論述中，「天」展現其可容與含括特質，因此以「虛」名之；「地」則以其固著、不動之特質而以「靜」名之，萬物皆各有其形，因而有其名，整個天地萬物間展現無需言語、也無需他為的方式呈現「無為」之「道」¹⁷，其間自蘊有「道之紀」、「道之理」，而該「不言無為」者即「萬物之始」的「道」。

「道」可謂是一在自有規律中，不斷運行與呈現的始源存在者，是無形、無聲，在永恆中不斷運行著的存在者。若以人的視域而言，「道」是以宇宙、天地、四時等運行法則存在著，萬物在這一場域中存在、呈

古籍整理組校點，《國語》，台北：里仁書局，1981年，頁515。

¹⁷ 黎翔鳳對此「不言無為之道」的注解是以《論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闡述此即「不言無為之事」。見氏所著，《管子校注》(2004)，頁765注【3】。

現，以不同形、勢展現自身。這一「形、勢」可溯源於《老子》第 51 章，所謂「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勢)成之」，這一章可謂將「物」的呈現之所有要件展現出來，一「物」之呈現，必然有所謂生之根源、長養之力量、形狀等擴延的展現，以及在關係中展現之「勢」的位置。在這一論述中，可知「物」皆有其「形」與「勢」。

《管子·形勢》大抵闡述天地事物運行的法則與規律，所謂「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這是說明天地四時皆有其常則、常行，且自古至今從無改變，一如其往，未來也將是如此般。〈形勢解〉更就〈形勢〉所論有關事物特質，予以各種細項說明，如山之「高」，則運用到人主、父母、臣、子婦等倫常關係價值，說明關係中「惠、慈、忠、孝」等德行，乃屬該種關係最高德行價值。在人文事物的變化法則中，則不斷強調「聞道」的重要，所謂「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即是意味著人文事物的準則，仍是依循著天道而行，「順天者天助之，逆天者天違之。……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都是闡述順應天道之於人事處理法則的重要性。從〈形勢〉與〈形勢解〉可知，這是就人文事項闡述人處理事情之變化，或人與人際等倫常、社會、政治關係所應依循的法則與規律，在依循天道運行法則中，〈形勢〉強調「夜行」、「心行」的重要，此即「四方所歸，心行者也」，強調沒有鄰國，僅看到自己的國家或自我感覺良好之人，皆必起禍端。這不但強調「群」的重要，也是重視「心」之德行的重要，所謂心之德行，是一種出自內心之真誠，而不是口惠實不至，必須是「可復」之言，「可再」之行，即可衡諸久遠而不顛滅之言、行價值；〈形勢解〉更將〈形勢〉所重，歸於「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與「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

三、萬物流於「形」的變化思維

關於萬物流於「形」的變化思維，即是闡述萬物之「形」的根源，及物形的各種不同性質與地、水之間的關聯，還有與音聲的相應等。

這一論述主要是與〈水地〉、〈侈靡〉¹⁸、〈地員〉等篇相關。前節已述《管子》對於道生萬物，萬物以道氣為依憑根據，但對於萬物之為「形」的出現，大抵也僅以「氣」明之，〈水地〉則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指出「形」作為一種可見、可量化的存在，賦予形象的物質性，而總歸結出「水」乃萬物之為形的根本，此彷彿「氣」為天地萬物不可見之最初的形質，而「水」為地上萬物可見的形質，兩者的差別在「水」比「氣」更具可見性與量化之特質，是屬「地」上萬物紮根的形質，所謂「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水，地之血氣……水，具材也。」於此可謂〈水地〉的宇宙觀，主要集中於地上萬物的形質變化與萬種物質之本性差異的進一步說明，也是集中於地上萬物之變化觀使然。

對於人與所有物種之「生」而言，其始生皆與「水」相關，因為「水」，男女才在精氣合中而有「形」，「水」雖然是賦予了「形」的存在，然而卻是「能存而不能亡者」，而水之精麗濁蹇¹⁹，則有各種不同的美惡、賢不肖、愚俊，猶如水之凝於玉，而有玉之九德的不同，而凝蹇為人，則有九竅五慮的出現，這些都說明「水」乃萬物本原。

關於萬物的不同形勢變化，〈侈靡〉也曾言：

請問形有時而變乎？對曰：「陰陽之分定，則甘苦之草生也。從其宜，則酸鹹和焉，而形色定焉，以為聲樂。……且夫天地精氣有五，不必為沮。其亟而反其重亥，動毀之進退即此，數之難得者也，此形之時變也。」

這是關於如何開展經濟論述中的一段，所論述的是因天時也有災變的情況發生，但從論述中，也可發現萬物之不同成因的主張，即：若萬物皆由陰陽之氣之沖和而來，何以有所不同？顯然其間差別在於陰陽之分的差別，即陰陽之氣的成分有所不同，此氣大分為陰陽，實則還含

¹⁸ 據胡家聰考證，〈侈靡〉與〈水地〉均寫於戰國稷下之學，出自稷下先生之手，寫作年代可能〈水地〉在前，〈侈靡〉在後。見氏所著，《管子新探》（1995），頁298。

¹⁹ 此處理解與標逗上，與黎翔鳳校注本有所不同，理由在衡諸各種注釋與解說，應該將精麗濁蹇並置，且〈水地〉文末也有「水之精麗濁蹇」之語。

括文末「天地精氣有五」之說²⁰，所謂「分定」則猶如後世有所謂稟氣厚薄之差異；而「從其宜」之說，則闡述因應於四時之調和得「當時」，則酸鹹之別也可得到相應的調和。「其極而反」也意味著《老子》之「反」，以及《經法·論》之「信者，天之期也。極而〔反〕者，天之性也。必者，天之命也。」²¹這一「反」的運行法則，可謂《老子》與黃老道家所強調之「時」的共同特質。「反」所表達的是「物」的運行法則與必然規律。

從〈侈靡〉之「陰陽分定」與「從其宜」、「和」等說明，可知「物之形」的變化還受天地陰陽之氣的不同而有所別，反映在地上之萬物也就有別；與之相應的《管子·地員》²²曾就地理區域不同，土壤有別，闡述了物種之差別，所謂「九州之土，為九十物。每土²³有常，而物有次。」此篇所論可視為地質與適宜物種之說明，屬於早期人類對於可食穀物等地辨別與種植說明，而文中也涉及五色土等的分類。

〈水地〉與〈侈靡〉、〈地員〉關於萬物之「形」的出現，論述雖有不同，但都關注在「物形」之變的論題上，〈水地〉說明的是「水」為「萬物之本原，諸生之宗室」，其表現在物類也因精麤濁蹇而有差別，以人為例，生活中之「水」也會因地域之別，表現的水性有別，人民也因水性之別，民性也因此有別，而治理國家要在理解民性，因性制宜。這一論述也說明了：人除了「生之形」因「水」而有外，人在生活中也因水性之別，民性也大致體現不同地域「水性」之特質所影響。

三篇未必同屬一時一人之作，就像家族相似性般，有所差異，也有

²⁰ 此與同為戰國時期之《禮記·禮運》所謂「五行之秀氣」有可相應和處。或可謂此乃戰國時人對於人或萬物之構成的知識性論述。

²¹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頁53。此又見於：裘錫圭主編，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肆)，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140。

²² 〈地員〉，胡家聰在夏緯瑛的考證基礎上，及進一步的說明，指出此篇作於戰國時期，也是管子學派著作。參氏所著《管子新探》(1995)，頁351-352。

²³ 原作「每州」，今據王念孫改。黎翔鳳，《管子校注》(2004)，頁1100，注【一】。

所共性存在，三篇之同皆在論述物之形的差異、變化；三篇之異，在於〈水地〉更重視「水」，更具有理論基礎義，而〈侈靡〉則在經濟論述中，引用了物之形可因陰陽之氣、天地四時之變而有形色之別，形色定則音聲起。〈侈靡〉這一理路在〈地員〉中則有更詳細呈現，對於土與水與民、物的差別皆有所述。於此可見三篇對於「域」中之形物變化之理解與說明。這也是反映戰國時期對於各類物種差與土地之別、水性之別的認知。

四、陰陽四時五行的宇宙圖式

陰陽四時五行的宇宙圖式，可謂《管子》一書的特色，也是戰國中晚期所構作的時代特色，這一特色蘊意了五音、五色、五味與時空相配置的整體「域」中萬物之「道」的呈現，也是「道」落實於生活空間中，人如何可以把握並依循的準則。既是人對於世界的理解圖式，也是人由物質生活層面進入精神生命把握的可能途徑。這一表述方式主要在〈四時〉、〈五行〉、〈幼官〉(〈玄宮〉)、〈幼官圖〉(〈玄宮圖〉)、〈輕重己〉等篇的論述，至於《管子》中的其他篇章雖也蘊含有此類思維於其中，但理論建構還是以這五篇為主。

在這五篇中可以發現其撰作有時間差，主要是依據其五方、五味與四時相配置的論述差異。這種配置之發生，除了古老的天文時空觀的影響外，如果以哲學視域而言，應與黃老道家將《老子》之「道」理解為「天道」有關，「道」的抽象難解，而人又必須把握「道」，形成了《老子》後學對於「道可學否？」成了一個必須探究與解開的論題。「道」理解為「天道」，那麼最難解的論題，則轉變成「『時』如何把握？」這一論題與五行等概念相結合，成了戰國時期人們相當關注與需要闡述的論題。《管子》這五篇從宇宙觀的視域而言，即是闡述了天地四時在陰陽之氣的運行中，以圖示模式具體化「道」的運行方式，以及「氣」在天地四時各自展現不同的狀態，物種、味道、顏色、聲音也因而不同，以此彰顯君之服色與施政也須因應圖式而行，顯示人依循天道運行而施政、行事。茲將其圖式臚列於下：

圖式(一)²⁴：

〈四時〉文本中將四時與五方配置，並且分別以日、月、星、辰、土，以及從事農耕與施政措施所應行之道。

五方	東	南	中央	西	北
	星	日	土	辰	月
四時	春	夏	輔四時	秋	冬
氣	風：生木與骨	陽：生火與氣	入出以風雨，節土益力，土生皮肌膚	陰：生金與甲	寒：生水與血
德	喜贏	施舍修樂	和平用均，中正無私	憂哀、靜正、嚴順、居不敢淫佚	淳越、溫恕、周密
事	其事號令，修除神位，謹禱弊梗，宗正陽，治隄防，耕芸樹藝。正津梁，修溝瀆，斲屋行水，解怨赦罪，通四方。然則柔風甘雨乃至，百姓乃	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謹修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九暑乃至，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	春羸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閉藏。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此謂歲德。	其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旅聚收，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群幹，聚彼群材，百物乃收，使民毋怠。所惡其察，所欲必得，我信則克，此謂辰	其事號令，修禁徙民，令靜止，地乃不泄。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大寒乃至，甲兵乃強，五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

²⁴ 參考郭梨華著，〈陰陽家思維的天人合一〉，《宗教哲學》季刊第 71 期，2015 年 3 月，頁 57-59。

	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			德。	備，此謂月德。
執掌	星掌發，發為風	日掌賞，賞為暑	歲掌和，和為雨	辰掌收，收為陰	月掌罰，罰為寒
發五政之日	甲乙之日	丙丁之日		庚辛之日	壬癸之日
五政	一政曰論孤，舍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三政曰凍解修溝瀆，復亡人；四政曰端險阻，修封疆，正千伯；五政曰無殺麇豸，毋蹇華絕芋。五政苟時，春雨乃來。	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久墳，發故屋，辟故窮，以假貸。三政曰令禁扇去笠，毋扱免，除急漏田廬。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政曰令禁置設禽獸，毋殺飛鳥。五政苟時，夏雨乃至也。		一政曰禁博塞，圉小辯，鬥譚跽(郭沫若：當讀為「釋忌鬥」，謂因小忌而至於鬥者，排解之)。二政曰毋見五兵之刃。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四政曰補缺塞圯。五政曰修牆垣，周門閭，五政苟時，五穀皆入。	一政曰論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修神祀，賦爵祿，授備位。三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四政曰捕姦遁、得盜賊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圉分異。五政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

〈四時〉所彰顯的宇宙思維，是將木、火、土、金、水五行，配置五方東、南、中央、西、北，同時也說明作物生長收藏的自然之氣與生息，違背此自然之氣與生息則「物」將凋敝，而春凋、秋榮、冬雷、夏霜雪的現象所以發生，〈四時〉作者認為這是「氣之賊」，亦即「氣」未因應於天地陰陽本有之氣而發使然。至於為何如此？〈四時〉僅有描繪，未說明其原因性；而聖王治理國家時，對於自然現象如日蝕、月蝕、彗星等地出現，也因應地施行德刑之政與重視協調之施政。這一宇宙思維是將天地氣息與聖王施政相結合，順應著黃老哲學強調人須依循天道而行之主張。

〈四時〉的運行與配置順序，可謂是依順時針運行的模式，但將「中」加入其運行次第，其順序則是東→南→中央→西→北，強調的是春夏秋冬的運行四時的規律，同時也將「中」作為「和」的特質強化，強調德與刑之間的轉換與協調。

圖式(二)²⁵：

〈玄宮〉中有關五方與四時之配置上的難題，是以先獨立出中央，將五色、五味、五音、五氣、數等相配置。

	中	東	南	西	北
四時	五和時節	春	夏	秋	冬
君服	黃	青	赤	白	黑
味	甘	酸	苦	辛	鹹
聲	宮	角	羽	商	徵
氣	治和氣	治燥氣	治陽氣	治濕氣	治陰氣
數	五	八	七	九	六

²⁵ 郭梨華著，〈陰陽家思維的天人合一〉，《宗教哲學》季刊第 71 期(2015)，頁 60。

藏與行	藏溫濡， 行啟養	藏不忍， 行啟養	藏薄純， 行篤厚	藏恭敬， 行博銳	藏慈厚， 行薄純
-----	-------------	-------------	-------------	-------------	-------------

〈玄宮〉的配置與〈四時〉的配置相應性基本上一致，但多了五味、五聲、五數，以次第而言，強調中央的始發性與主宰性，頗有重視君主之意味，雖然也是重視人應依循於天道運行與自然時節，但顯然在次第上未依附於四時始於春的自然運行法則。〈玄宮〉之論述比〈四時〉更進一步指出節氣的出現，但是以 12 日為一節氣之分界，以東南西北而言，春與冬各七個節氣，夏與秋各八個節氣，共 30 節氣，以日數言則為 360 日。或有謂此已具〈月令〉雛形。〈玄宮〉的宇宙思維可謂將氣與四時之間的關係，結合曆法中日、月、歲，賦予節氣變化於其中，同時節氣之別也影響農事耕作與收成的運作，可謂更精確化自然與農事耕作的聯繫。

圖式(三)²⁶：

〈輕重己〉在圖示的體現上是以日至為準則，由冬日至始，數 46 日為春始，數 92 日為春至，依此而數，而有春夏秋冬之令，避免刻板的五方、五行與四時配置的難題，雖然如此二分二至日有前後差，但基本上與今日之分至說近，一年也約 365 天。

	冬日至	春日至	夏日至	秋日至
始數 46 日	春始 天子東出其 國 46 里而壇 服青而纁青 號曰祭日 春令	夏始 天子服黃而 靜處 發號出令 夏禁	秋始 天子祀於太 祖	冬始 天子服黑纁 黑而靜處 發號出令 冬禁

²⁶ 郭梨華著，〈陰陽家思維的天人合一〉，《宗教哲學》季刊第 71 期(2015)，頁 61。

始數 92 日	春至	夏至	秋至	天子北出 92
	東出其國 92	天子祀於太	天子祀於太	里而壇
	里而壇	宗	毖	天子服黑而
	號曰祭星		西出其國 38	纁黑
	春令		里而壇	號曰祭纁
			服白而纁白	

此圖特點是以分至日計算「歲」的形成，具有曆法上的優點。或許也因曆法形成之考慮，在篇首就論述到宇宙思維中有關「萬物之生」的部分環節，即：

清²⁷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

這論述將「道」的形成，與曆法之形成相結合，更與萬物生成結合，在一般論述的宇宙觀中，加入了天道度量所成之曆法，實際將物之生成的時空觀明確化。然而，此處之「生」未必僅指創生、生成，還應包括《左傳》中「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的「生」之理解有關，是指後者依據前者而存在著，後者體現於前者所展現的時空關係中；亦即萬物的生成是在四時中，四時的呈現是在「曆」中呈現為四時，曆是因著正、方、規、矩等工具之度量而顯現為曆，至於「精神生心，心生規」之說，或可理解為由道之精氣，在「人」為「心」之主張而來，既闡述了曆法之生、萬物之生，有其物理上之道生說，也有因人而出現文明說，而人之文明，更是因著自然而發現進而提出自然之法則性。〈輕重己〉這一論述顯然指出了曆數之於生活中的重要性，也說明了人發現自然並指出其規律性；再者，此圖式中也強化了「至日」的重要，並以之為四時

²⁷ 清，或作「精」。「心」猶如〈樞言〉：「道之在人曰心」之說；「規」，當與後來《淮南子·天文訓》：「道曰規，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為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有所聯繫。〈輕重己〉在此由「規」而有「矩」之說，顯然是由「圓」而有「方」之說。「規」乃畫圓之工具，「矩」乃畫方之工具。

之起始點，是一種科學與人文的融合論述。

另外，關於〈五行〉的論述，其宇宙論思維，主要是以天干地支相合之甲子日、丙子日、戊子日、庚子日、壬子日，每子配以木、火、土、金、水五行，每子共 72 日，一年大約 360 日。²⁸〈五行〉基本上一如〈四時〉、〈玄宮〉等篇，已有五時之概念，即春、夏、夏秋之際、秋、冬，與五方、五時之關係密切的配置。戰國時期這一加入中央、君等宇宙思維，可謂是在四方架構下，對於相應於四方之中央成為五方，而與五行可相應配置下，在四時中多加入了一時，成為「五時」。這第五時之安排則是置於中央，也於中央置五行之土，而於術數中「五」，則成為溝通天地與人的重要中介。〈五行〉雖無前面所列圖示，但其配指方式頗類〈四時〉，但單純許多，在論述上比較特別的是〈五行〉提出「九」、「八」、「六」，作為天地人之數；²⁹更且提出「五聲六律」與「十二鍾」等說，似乎是《呂氏春秋》十二律呂的先聲，³⁰而〈五行〉作者可能應用「氣」在「五時」之變化，而有五聲之別，進而與政治間建立聯繫，形成「天時」與「五官」的配置，而有如下之說：

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灑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

²⁸ 這一配置純粹以五時、五行、五方之配置，而以天干地支為主的 72 日法，未必能呼應真正二分二至的曆法。

²⁹ 〈五行〉：「六月日至，是故人有六多，六多所以街天地也。天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六制。」

³⁰ 「六律」之說，在《左傳》昭公時期已提出，分別在 20、25 年(約公元前 522、517 年)，時當春秋晚期。可見《管子·五行》之五聲六律之說，有其傳承。在昭公 20 年晏嬰對齊侯論和同之說時，提出：「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闡述了氣與聲味，乃至人之情性的聯繫，而歸於為政之鑰。

這是建立「氣」與聲音與五色、五政的聯繫，而音聲的出現，與五政的相應，頗有其聲正，其政正，類似《禮記·樂記》對於聲音與人之心性的應對說明，只是此處僅明天子之政，以此諭示天子應按照天時之運行，發為「應天時行」之「五政」、「五聲」，如此天人之間就達至順調、美善的境地；亦即人能順應天時，一切一天時而就位，則天地間一切就在美善中。

上述四種關於宇宙時空觀的論述，基本上都是基於古天文學與當時雜揉儒道思想之黃老哲學相結合的論述，〈四時〉與〈玄宮〉強調的是論述五行、五方、四時、五聲、五色等萬物如何與時空相配置，建構一物種特色與時空的結合與論述。〈輕重己〉則是以強調曆法至日之歲時所建構的時空與萬物的聯繫；〈五行〉則在至日的結合下，強調天干地支，這一強調 72 之數，顯然與律呂之聲氣相應和，可謂結合〈四時〉、〈玄宮〉、〈輕重己〉的特點，簡化而提出 72 之數。這四種都是基於天地陰陽時空的運行方式，結合道與氣論述萬物在此時空的呈現，以作為王施政遵行的法則。

五、結 論

總結《管子》的宇宙論思想，可以發現大致區分三個學術傳承的結合，首先是道氣論，可謂基本黃老道家承襲《老子》學而來，進一步展現「氣」在宇宙論思為中的地位；其次是〈水地〉等篇對於萬物有形的論述，其「形」的論述層面有所不同，〈水地〉論述「形」的具象化因素；〈侈靡〉強調「陰陽氣分定」造成了物種的區別；〈地員〉則強調土地與土壤的種類分別，作物也有所分別，這既是一種對土壤與作物種類的認識與了解，同時也說明「地」的因素差別，其上之作物也有別，是更具經驗性的「物形」說明。三篇中〈水地〉最具特色，可能與主「水為本」之宇宙論學術傳承有關，又結合老學之萬物生成氣論相結合的結果。最後是就天地陰陽時空觀所建構的宇宙思維，將物形、天地之氣與古天文學相結合的學術傳承。這三種宇宙思維，都與自然之氣有關，因此可寬泛地說《管子》的宇宙論思想是「氣」的宇宙思維，

且以道氣為主軸，強化宇宙思維中關於物形與時空的論述。

《管子》中不同視域的宇宙論思想，可以發現其宇宙論思想有四個特點：

其一是顯示《管子》作為集結本，其論述呈現一家族相似性，可謂承襲《老子》「道」的宇宙論思維，而以後學的方式開展「道氣」宇宙觀，但《管子》更重視有關「物形」變化的論述，因此有陰陽四時之圖式與「水」為形之本的論述。

其二是《管子》不同的宇宙思維，可以看作是不同的支派主張的遺緒傳承，譬如〈水地〉似乎是傳承關尹貴清與《大一生水》等思維，對於「物形」出現的因素，賦予更形象具體的說明。

其三是《管子》中的陰陽四時圖式思維，展現了黃老中的重視陰陽學或說古天文學者，試圖將《老》學、馬王堆帛書《經法》、《十六經》等思想相結合，予以世人、君王、國家制度、飲食習慣等進入依循於「道」的規範中，是「道」在心氣修養外，生活各面向的依歸於「道」。

最後是《管子》的宇宙論思想，強化了黃老對人文依循於「道」的理論建構，在物形變化之建構上，實際是《管子》把人對「域」中地形、土壤與物種之認識與關聯性之說明，是進一步對於自然的認識，既對農業有所助益，也對地理概況有所認識，同時在經濟措施與施政作為都都有所助益，是真正將理論建基於生活認識的基礎上。

參考文獻

1. 李存山，〈〈內業〉等四篇的精氣思想探微〉，原載於《管子學刊》1989年第2期，今收錄於管子學刊編輯部編，《管子學刊論文精選1987-2016》，2017年10月。
2. 胡家聰，《管子新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
3.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4. 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台北：藍燈出版社，1992年。
5. 陳鼓應，《管子四篇詮釋——稷下道家代表作》，台北：三民書局，2003年。
6. 郭梨華，《出土文獻與先秦儒道哲學》，台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
7. 郭梨華著，〈陰陽家思維的天人合一〉，《宗教哲學》季刊第71期，2015年3月。
8.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二)，(台北：藍燈出版社，1991年)。

9. 裘錫圭主編，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編纂，《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肆)，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
10. 黎翔鳳撰，《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初稿收件：2019 年 11 月 19 日 審查通過：2020 年 09 月 19 日

作者電郵：015471@mail.fju.edu.tw

Cosmological Thoughts in the Book of “Guanzhu”

Kuo, Li-Hua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bstract: “Guanzhu” on its manifest is about the cosmological thoughts can be expressed in several statements. One would be vital breath in Taoism upon cosmological perspective, the other is the thinking on the transformations of all things, and the final one would be cosmological diagram of Yin-Yang, Four Seasons and Five Elements.

The methods of these three statements are all distinguishable, it also explains the hierarchic level of various statements. Vital breath in Taoism is related to the change of the origins of all things in a whole concept of cosmology. The diagram of Yin-Yang and Four Seasons among Heaven and Earth, or namely a diagram of time and space, there are whole operational rules of time and space which are depended by all things to survive; refer to the statements of vital vapor breath thus upon the solid levels of all things is inducted to the cosmological thought on its statement, in short, all things are considered to hold its own tiny universe. All these three statements integrate into the theory of vital breath in Taoism, thus, it can be explained the cosmology in the book of “Guanzhu” in wider expression, would be the cosmological thoughts of “Vital Breath”.

Keyword: Guanzhu, Cosmology, Yin-Yang,&Five Elements, Vital Breath, Water